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八十三



八宮室門

## 館驛

宮室總論

按說文館客舍也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二十里有飲食三十里有宿二有洛室洛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皆所以待朝聘之官驛者又言置騎將以備送迎也四馬高足爲直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輶傳急者乘一馬曰乘一乘傳然古者以車故曰傳車其後又單置馬則謂之驛騎此館驛之說不可不辨也是以古之人完客所館無爲客使憂而設有禮乘驛馬者或者得以奏聞无它皆所以嚴賓禮重迎接也孟子曰舍館定而後求見長者乎而彭更亦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其皆以此款

事類

## 入王

凡諸侯入則逆勞于畿

告功

克勝則使傳

釋文云以車曰傳以

## 蘧廬

仁義先王之入

置郵

法之流

馬曰遽江漢詩注

## 蘧廬舍

一宿而去莊

行速於

書今之驛也孟

## 二日穀

晉師入館

左傳十八

中

## 宿至

晉文公入寺人披請覓公使讓之且辯焉曰蒲城之投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

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其

四

適子之館

緇衣美武公也

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左傳九四

予又改爲兮

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詩

隸人之垣

見前公

司里不授

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詩

兮

單襄公至陳膳宰不致

重人曰捷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

籙

一館國語

重人曰捷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

待我不如之速也

左傳

驛重載之車捷邪

左成五

假館願留

曹文曰吾得見於鄒君可以

業於門孟

驛重載之車捷邪

左傳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

於鄒君可以

而受舍館未定

孟子

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

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

也不亦宜乎曰

左傳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

乎曰克有

改館晉侯

秦伯

之半馬左僖十五

饋

乃館叔孫叔

孫

婼如晉二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云云

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

云云

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

所館者

雖一日必葺其墻室去之日如始至左昭二十三

所館者

馬給傳

傳

置

漢文帝詔太僕覽

一遺財足餘皆

本紀

馬賦縣傳

省

傳

馬

以驛馬迎賓

鄭當時置

一日郊

客縣

賈山至言

次與續食

一路次也

本傳

私馬奏事

王溫舒爲河內守具

一五十

次自河內至長安

同上

詐乘御傳

薛宣

之子

魏相字弱翁爲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

劉寵免太尉歸清儉出

梁郵驛

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

之曰

劉公寵不

知其不能整頓以待

劉寵免太尉歸清儉出

步擔欲止

趙孝長平王莽時父

爲田禾將軍以父任

之子

爲郎嘗告歸

郵亭亭長不納問曰

傳詣雒陽

公孫弘旣相於是起客一開東閣

聞田禾將軍子當過何時至孝曰尋將到

橫

橫

橫

懼乘

高祖紀

舍延賢人

以欽賢館以待大賢

次曰翹材詔以待大才女曰游士館以待國士躬自乘輿薄俸俸皆以給之

西京雜記

# 肥牛亭地

漢張

禹年老自起冢塋好平陽

西京雜記

# 肥牛亭地

漢張

上以賜禹詔平陵徙亭他所曲陽侯王根聞而爭之曰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出游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地又徙壞舊亭非所宜孔子稱賜汝愛其羊我愛其禮宜賜也地上章以一賜之爲馬廄庫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繼踵丞相者客館丘公孫弘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壘而已至賀屈轍時壞以一厨一奴婢室矣食傳取譽

漢宣帝元康詔吏或一厨一稱過使客以一名

西

韋昭曰厨

謂飲食傳謂含言脩一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

客來若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

本紀

# 代郵行書

文云一境上一舍楊震說

傳女子稱寃東漢王忳除郿令到官至聚音古亭二長曰

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上宿夜半間

爲

臺長所殺明日召游檄詰問其服罪即收繫

本傳

# 來寄

褚公良爲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

人多未識公乘估舟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爾時吳興沈縣令嘗送客至浙江客至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

令起傍徨問牛屋下是何牧人吏云昨有一

一

亭中有

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儉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

語褚因牽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父永名令於是大遽不敢

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其於公前難堪亭吏欲以謝斲公與之宴酌言色無異狀如不竟公送至界

# 空館女歌

竟陵錄劉諷

夜投一有三郎至一曰明月

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草翠杓

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必有黃衣人曰。波瀾王乃櫓間

出娘子遠來。女郎皆起。明日拾得翠釵數隻。幽府錄

櫓間

鬼題

劉元方嘗宿湖岸驛中。夜聞歌。声朝闕。——有題云。爹

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

日爲灰院暮缺足。

劉晏詣道巡。——皆置驛相望。

驛市健馬

盧鈞

不堪着。

院暮缺足。

劉晏詣道巡。——皆置驛相望。

驛市健馬

盧鈞

州刺史閻輔。——馬疲耗鈞爲也。

溫造使幽州還

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之。事馳駒入奏詔。

溫造使幽州還。——孔仲尼陵蜀人典。熙中選補。

乘傳過家

仲子陵蜀人典。熙中選補。——所人以爲榮。

同上

不讓中人

唐元稹爲御史。自東都召還。數次數水驛中。仇士良夜至稹。——怒擊稹敗。而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躰。貶江陵參擅乘驛馬。

高元裕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帰真軍。——元裕詆曰。天子置驛。亦敢疾驅邪。

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

見羨婦

廣州押衙崔慶成。輶香葉綱詣內庫。抵皇華驛。——曰。今日

見君又有疑。俟君回轍。別面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

眼焉撲兒御厨飯。丁晉公曰。此乃獨眼孤館四字也。

犯謹

獨戒

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寔使覘之。丞相李獻以書抵

熙載謂所親曰。陶委實非端介者。其子可憐。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驛舍。殊勝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弱蘭。衣弊爲驛卒。文縠見之而喜。遂一一之。作長短句贈之云。好因緣。

惡因緣。柰何天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鴛牋續断弦。是何年。明日中主燕客。縠凜然不可犯。

中主持觥。立使弱蘭出歌續断弦之曲。傍觴。縠大慚而罷。今齋夜話。

李白姑熟亭序

通驛公館。南有水亭焉。四臺翬飛曉

宇之。今宰隴西李公明化開物成務。又橫其梁而閣之。晝鳴琴。夕釣。消月。蓋爲接輶軒祖遠客之佳境也。製室既久。莫知何名。司馬武公長材博古。獨朕方外。因據胡牀岸幘。嘯詠而謂前長史李公及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稱爲姑熟亭焉。嘉名勝槩。自我作也。且夫曹官紱冕者。大賢處之若遊青山。卧白雲。逍遙偃傲。何適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則清風朗月。河英岳秀。皆爲棄物。安得稱焉。所以司馬南鄰。當文章之旗。鼓翰林客卿。揮辭鋒以戰勝名。教樂地。无非得後之場也。千載一時。言孫稚。棗城驛記。棗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駕。自詩紀志。

視其沼則淺混而烹。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凝。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涇州。以棗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馳奔輶。以去以來。轂交蹄跡。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久得其庇。飢得其餉。

官

要別十四

八九

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掉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鵠。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伺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敗。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壯笑於傍。且曰。峩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无侵削之虞。場音亦而墾田者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變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縣令。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醡。當飢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嗟。州縣者。真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豈

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壯

# 柳子厚館驛壁記

言國之

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内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閈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今賜予布故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直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畿曰華州其閘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樸陽其畿曰同州其閘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畿曰商州其閘曰武關自長安至于藍屋音轉室其驛十有一其畿曰洋州其閘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時其驛有三其畿曰鳳翔府其閘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畿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畿曰邠州由四海之內揔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官

望迎勞之禮充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傳音轉其飲飫餚饋咸出於豐給鑿完築後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節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稱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

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 劉禹錫營城驛

記 錢別起登臨之思

羣鳥巢

晨及曲河驛，淒然自傷情。

小猿啼

庭樹乳鵠飛簷檻。

大猿叫罷小猿一箸裏行人白晝迷。  
藤蔓頭石齧足姬牽兒隨淚陸續我亦下行莫啼哭。  
黃知命題小猿叫算

花發

野館

杜送司馬

哀柳側

驛樓

縣郭輕煙畔

一

通溪冷一聲一鳴。往來人不贊頭梅。

陽月南飛鴈。傳聞

煙雨嵐風夜好宿處是江南。

美澤舊名杉。光翠須知今  
夕何日復歸來江靜朝初落林昏驛兼

潭不開明朝望鄉處。

嚴秦脩此驛兼  
已種萬竿竹又栽千樹梨

四年二月半新芽晚花

時悵望東山去等閑題作詩。

元稹題襄城驛

泉入戶

竹

當

三百里候館——  
韓勣裴十六——  
人煙接島夷。鄉閨萬餘里失路——  
一人煙接島夷。鄉閨萬餘里失路——  
相悲。孟浩然永嘉上浦館逢張客卿——  
問人何水綠——愁更蒼——  
舟有歸客早晚達瀟湘。劉長卿岳陽館中望洞庭湖——  
千峯

裏

驛在

寒宵獨此身古墳時見火荒壁悄无憐月白

翻驚鳥雲閒欲就人祇應明月鬢更與老相親。

張賓宿山

遥把酒孤嶼共題詩解院——  
平湖北望長

巴丘——  
萬古戎——  
巴丘——  
平湖北望長

萬古戎——  
巴丘——  
平湖北望長

巴丘——  
平湖北望長

巴丘——  
平湖北望長

人煙接島夷。鄉閨萬餘里失路——

驛

愁更蒼——  
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孤

元豐十年

千峯

人煙接島夷。鄉閨萬餘里失路——

驛

愁更蒼——  
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孤

千峯

去河橋美此行

李郢友人

疊二山腰繫冷  
逋哉路過桐廬奇題江驛

雲踪二雨脚弄

黃昏一一更一一急不是行

松聲帶溪聲

疊二山腰繫冷

人也

聯冤

李郢題湘中廟亭壁

迷浦月誰家愁

婦擣霜衣夜深不卧簾猶捲數點殘螢入戶飛

揚發宿

孤館蕭條  
楓葉稀暮

黃花館

花片點征衫倦投破驛歇征驥暮見山光政蔚

卜卜揚廷秀

宿皂口驛

## 第宅

附  
李龏

卑陋

相宅

賜第  
辟第  
殿第  
假宅  
先廬

宮室  
蓋

上古木处而顛土处而病自聖人易之以宮室而

民賴以安矣蓋古者聖人之教也上棟下宇取庇

風雨足矣非教以示奢麗也故一畝而宮環堵而室草門而

圭竇也蓬藋而甕牖也一切不爲耻者安之也想斯時也未

知有磬錯之巧也未知有樸斲之美也又未知有丹幢之侈

也藉使知之亦所未暇也何也亦幸而聖人者與我脫櫛巢

磐石之陋也與我免震風凌雨之暴也又與我遠蛇龍禽獸

之害也如是已適矣奚庸它求也使人之情常如古也萬世

猶一日也柰何智巧日生而文弊日作矣於是乎貧者不過

容膝而富者雖廣廈萬間而未足賤者苟推託处而貴者雖

山節藻棁而未厭兆夫貧者賤者之獨異於富者貴者而然

也財力不及也使易地則皆然耳聖人惟見其人之情至此

也故節之以制度也限之以禁防也然而民猶有踰制度越

禁防而爲之者自非財之彈力之窮誰其知止足之道也

擇吉處

宅擇也言一一而

究安宅

其一詩

事類

東西廂室有——曰廟。凡東西廂

西南戶

築室百堵——

其一爰居爰處。詩斯干鳥鼠攸去——同上。燕雀來賀。

大廈成而

淮南子——君子將營——宮臺宗廟爲先。小人

皆有

子罕曰吾儕

——闔

五畝之宅

牆下以桑孟樹

環堵之室

儒有一亩之宮

——陸堵長一丈高一丈

而環一堵爲方丈故曰環堵之室

高誘注禮記

東北謂壺

偶一爾雅之

西南謂奥

屋翼也室東南隅謂之突室偶一之

礼注三分四分

其循以其一爲峻考工記

五屋——各分

大第小

第六若考作室

乃弗肯堂矧肯構書定之方中

——揆之在其

——百作於楚宮

以日作於楚室

之子于垣

堵皆作詩

既底法歎子

之子于垣

板屋亂我心曲

詩秦風

更會安子宅

齊景公欲

謂晏子

子如晉公更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卒復舊宅左

壊孔

子宅至魯共王好治宮室

舊以廣其居文

自汚

高祖數使使問蕭相國何爲客說曰胡不多

仰屋

而歎平恩許伯入第蓋寬饒貧之酒酣

上必安何從其計

同美哉富貴无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撫爲能久

# 分宅與人

吳漢出在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以與

昆弟外家借屋居中

丁謐為人亢毅常於鄰一人空

續漢書

# 借屋居中

其一而諸子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

直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脚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无礼還其上聞明帝收繫鄴獄以其功臣子涼之

# 推以與建

後漢范辯為司徒裁有一宅復與兄子建及薨子建自由種置宅三畝時人美之

# 遂以舍策

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一道南大宅題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一道南大宅題

# 門賣宅

齊庾景之接魏使問百姓那得家帖一答曰朝廷欲掃蕩京洛復神州所以家賣

# 宅標榜賣宅

北齊皇甫亮所居宅汚下之將買者問故亮云為一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

# 宅終不售淳

後魏崔龐授西河內史辭不拜實不矯飾如此燃晝求假人問其故罷曰京洛材木尽出

# 西河朝貴

一宅者皆有所一一如其私辦則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憲治以此敢辭耳裡直不受

# 宋蔡

因宗父廟起二宅以東宅與兄軌送錢五十萬一宅

# 因宗白母曰

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一一宜一也

# 贖魏證第

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證孫贖故地白居易言證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贖而賜之師道人

# 棲游巖宅

田游岩隱箕山高

臣不宜掠美帝從之白傳

傳赴都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在宮左詔

不聽毀天子自其門曰隱士田一一浣花溪杜甫

都勦南節度使裴冕為一西郭一一求買山

金閣襄陽節作草堂居焉或以為嚴武兆也

度使于頤

魏郡張本富買宅與陳應應率

一一頓與百萬掘金燒杵

家疾病責與何文文先獨持大

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  
細腰應喏何以有人氣答无便去文因呼細腰問向赤衣冠是  
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云我杵也今在閨筆子  
竈下文一得一三百斤一去一由此大富宅遂清寧潤筆子

償價

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

亟命左右輦以付之

聖宋掇遺故太師

之道德坊營葺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

寶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

二公各宴登壘其間召

雍堯夫見富鄭二公問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

有一一一一者遂以二公對富爲發笑

塵史

奢麗美其室

朱尚成見孟獻子先其室曰子有令聞而

毀之重勞且

美哉輪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

不敢問

左馬羨哉與焉歌於斯哭於斯

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

是全

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託檀弓下

山竹蓀枕

藏文仲

君子以爲濫矣記

丹楹刻桷

魯莊公一相

禮天子諸侯勤室大夫蒼士駐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斷之

龍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斷之大夫斷之士斷本刻桷非

正也穀梁春秋莊二

十三年二十四年

室美有懼

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

則美矣臣意亦一也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土木

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成三年而智伯亡

說苑

宅成乃

毀

見前

棟題數尺

志弗爲也

康莊大屋

自淳于髡

以下蘇宣王特命爲列大夫爲開第

之衢高門

草籠之鄉與傳

美宅自固

秦王翦伐荆始皇送

至廟上剪請

田人

益宅取奴

漢田蚡以景帝同母弟拜相請考土地

上怒曰

謂人曰「耳史益取武庫是後乃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比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挽治宅甲諸策前堂羅鐘鼓立曲旛後房婦女以被以文繡美者黼綉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百數

本傳

被以文繡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

帝一后而節適今富人屋壁得爲席服且帝之

身白衣皂縫而富民墻屋

賈誼東

衣以綈錦哀帝與董賢宅柱口

檻皆如此

文選注

入官舍

叔趙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入居室

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

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

欲容長戟

王濬士治恢廓有大志常起宅

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或問之答曰吾

蟠旗衆咸笑之

大原王宅

後魏王椿於鄉造宇廳事

極高壯椿往爲本郡人呼爲王太原時人忽之此乃

公一奪臨川長公主以爲第旁

安

一豈王大原字未幾爾朱榮居椿宅榮封太原王焉

樂主宅

公一奪臨川長公主以爲第旁撤民廬甚聲噭然第成禁藏空碑六帖

時呼

安

富室

富人王元寶頗好賓客宅中起堂甚壯榜

以禮賢

時呼

妖

唐安史之亂法度廢絕內臣戎帥競治亭

館第宅力窮乃止

白有佳宅

唐馬周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佳宅衆以其本書生素无貴

皆竊笑他日一直二百萬周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

仲物人乃悟

# 必買此宅

殷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江陵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醉於渠上脫

屣濯足自言我作江陵節度

開

# 巧水昌治

長寧公主

下嫁楊謹父造第東都使楊務廉管櫟築成府財幾竭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衛故營舍爲宅右屬都城左烟大道作三重樓以憑觀築山浚池布及后數臨幸置酒賦詩又并坊西隙地廣廟場東都殿永昌縣主其治爲府以地瀕洛京之崇臺輦觀相聯屬无慮費二十方魏王泰故地東西晝一坊階

沼三百畝泰薨以與民至是主丐得之亭閣華詭埒西京

# 營安

安樂公主營第及安樂佛廬皆憲寫宮省而工

織之嘗請昆明池爲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與人者主不悅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定言可抗訂之也司農卿趙履溫爲緝治累石肖華山磴約橫斜回淵九折以石礪水

# 開昌化第

岐陽公主下嫁杜悰一第一里疏龍首池爲沼乳帳

# 悉籍入官

馬璘

家富不貲治第京師侈甚其寢堂典慮費錢二十萬緡方璘方軍守者覆以油幔及卒歸都人爭入觀假稱故吏入赴平者日數百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即位乃禁第舍不得踰制詔毀璘中霤及宦官劉忠震第璘家懼一一亭館之一其後賜群臣宴多在駁不取治潘孟陽盛葺第舍帝微行至樂游原  
望見之以問左右孟陽懼

# 嘉石美木

牛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置

# 重闢棲居

李林甫所居

絡拔甃石一夕與館涼臺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召石  
再從家人莫知也

火石館涼臺林叢翠縹幽勝作別墅具一  
號綠野

陸激波其下

# 飛燕複居

李訓起第善和里通永巷親

仁里宅

郭子儀宅居一十一四分之一中通

光化里

第

王涯母爲翰林李士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一官一諸弟士莫敢均

擬憲宮禁

玄宗貴妃楊氏兄鉉與錡國忠諸姊五家第舍聯亘

憲寫官署

見號十王宅前見他第有勝者輒壞復造

開元後皇子幼多居禁中既

長詔附苑城爲大官分院而

頴永延盛第等王以十室全數也

第東都積善坊一十一子一爻賜

麗甲當時

張弘靖先第

第上都隆慶坊亦一十一云

麗甲當時

在東都思順

里盛奢冠當時

元載城中開南北二第塞亭一廣當時

香柏爲第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皆以一十一之文接爲梁花石甃池引水築山礮砦廩庫亭閣

无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錠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

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星而出行至東都而卒家人不能居

方博斂屋

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蓋屋皆以板爲笪上以一十一之然後布瓦

寬壯乘車一游

趙韓王得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萬數及宅成韓王時爲西京留守已病矣

詔詣闕將行一小一十一第中遂如京師至于捐館不復再來矣陳水

第於潤州極爲閑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一

一西樓而已入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脩不得筆談

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店本傳

軍陁

薦門主賣

儒有一十一與主賣者牆上壅牘

繩樞

陳涉之子費論過秦論

桑以爲樞原憲居環堵之室蓬

以爲牖上漏下

溫坐而弦歌

之甕

毋爲執奪

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

一室所

人利

河間王琴恭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

惟開一徑

張仲蔚蓬蒿滿宅

行

十五閑

妻子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廬循寇南海隱之爲所得父方得以待賓客番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

不容

反數畝小宅籬垣側陋内外茅屋六間

尋拜

度支

不敢風日

陶潛瑣堵蕭然穿結簾囊空晏如也

本傳

短褐

作舍

晉羅含爲桓溫別駕以解舍謹擾於城西小洲

舍以居纖草爲席布衣蔬食晏如也

於城西小

爲廬

魏雋光字孝然

廬於河間號蝸牛廬呻吟其中後

野火燒之乃露寢雪中袒臥人視之並如故後至百餘

歲卒

權作小舟

齊張融爲中書郎假東出武帝問往何處答

臣陸處无屋舟居水上後問其從兄緒答

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

定是詐室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

清明門宅西邊既施

宣福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尔何事須華常恠時

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死其死矣

不徙

官廨

呂僧珍世居廣陵後爲本州刺史僧珍舊宅在市北前

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

辭以益吾私宅乎

# 室無步廬

崔郾一處卑陋

一至霖

# 宅無

正寢

唐李義琰爲相，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也。不許木久，爲窩，爲消食費。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不能保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一不肖子，我无是也。

爲優笑地

後先

十尺

之舍

元德秀未嘗數間而已。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有1111數間而已矣。韓奇盧全

毋傷蟻虫

曹彬所居之宅，僅此風雨敗簷疎牖不堪其憂。

而枕處之怡然自若，室壁瓦石之

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

僅容旋馬治居第於封丘門

內廳事前

或言太隘，余笑曰：居第當傳子孫，

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溫公訓僉

之裕如

杜祁公衍不殖資產，退寓南都几十年，第宅庳陋。

出入從者三十許人，烏帽皂綵袍革帶，

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

言存錄

澹然弗顧，著疏居凝塵。

吕正獻公公

一家塾記

不患無居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

志，乘閒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

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第哉？吾今年

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築治圃，領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

位高而艱退，退而一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邪？

休之餘，宜以賙宗族。

曹遵吾言，无以爲慮。

遺事

相宅

# 當有死者

後漢董宣少平爲北海相大姓公孫丹

爲五官掾造新宅而上工占之云

一一丹乃命子殺道行人置屍舍

內以塞处宣知乃收丹子公殺之

當出貴甥

魏晉李陽元少孤爲外家

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

李吉甫宅泓師謂其地形爲玉杯玉杯一破无復完

全牛僧孺新昌宅如金碗一碗或一匙可一孔帖

不完全

唐僧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也安昌里西是玉杯地後永寧爲王鎬宅安昌爲馬燧宅後入官王宅

賜袁弘及史憲誠等所謂金盞破而成馬燧宅爲鳳城園所謂一杯一而一復一也盧氏雜記金傷重製

李吉甫宅泓師謂其地形爲玉杯玉杯一破无復完全牛僧孺新昌宅如金碗一碗或一匙可一孔帖

索然

浮屠家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在視隅有三坎丈餘鷺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諾子將不終

說將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

脉不連譬身瘡痏補它肉無益也

賜第

# 賜夏侯侯第一

孝惠及高后德汝陰侯夏侯嬰脫孝惠於魯元下邑之間乃賜以北第之一曰近我

以尊異之因北第者近北第者近我

北闕之地娶最第一也賜霍光第一區前本傳

與董

賢

京帝一宅詳見前卷

爲張涼

張涼字文遠爲晉陽侯累有戰功魏文帝曰此古之邵虎

也一起賜甲第一

唐河間王孝恭平江

南一區本傳輟小殿材

魏證宅無堂太宗方造復長安功

德宗賜李晟永崇里第小殿乃輟其材以賜之

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園林女樂八人蓋收復長安之功也梁生芝草

宣和間王將明賜第既而以爲奏者車駕臨幸

適父雨晦潤之墜地京師無名子有爲十七字詩曰

相公賜新第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

爲其脫下來膠少

詩話

辭辨

敢煩里旅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湫隘臨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者辭

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

左昭三

無以

家爲

霍云病爲將軍帝欲治第去病辭

曰國雖未滅臣

漢本傳

毀第

私作都門

晉廷尉張闔住小市欲奪左右宅以廣

循之白闔

効責子弟

後魏長孫道生位司空第宅卑陋出

閨遂毀之

鎮後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

曰今強寇尚遊覽北吾豈可

毀宅

即日遣人史中丞崔寬木

安坐華美也乃

毀宅

官別十四

當時第一

毀之

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宇爲

當時第一

毀之

爲以我忘身

楊行密見王茂章

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

乎茂章遽毀損

假宅

假館受業

費父曰吾得見於鄒君可以

願留而於門孟

假宅

求事

田生如長安一大人令其子

每假人宅

王子猷必

種竹詰之曰不可詔假官第

王涯再爲翰林學士帝以其

一日與此君共談詔假官第

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

遠或召不時至

光宅

里——諸學士莫敢望

先廬

請復舊宅

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及晏子如

賈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

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小唯鄰是大  
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小不祥君子未能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  
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猶有敝廬齊侯歸  
非許因陳自了以乃許之左昭三十一年  
遇札梁之妻於郊使車之嬖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  
先人之子在下妾不得與郊平齊俟車謁其室方至二  
傳一子文靖五畝楊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召  
海錄之先楊季處岐山之陽曰卿有田一畝  
之宅邪惟貴不改後周王寵位開府大將軍安於貧  
玄聞斬而止雖貴不改後周王寵位開府大將軍安於貧  
之宅邪惟貴不改後周王寵位開府大將軍安於貧  
累徵不起龍門王通教授於何汾之間  
之仕通曰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  
官  
五十四  
以資養粥讀書談道足以自安願明公正以治天  
下使時和歲豐彌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通監  
魏證故  
第 白居易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孫贖故第居易言  
微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墜下猶宜  
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公靖先弟張在東都  
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弘靖先弟非  
先人舊贊楊損居新昌里與路岩第接嚴方為相敬易  
吾等所有安可以奉權其既以廣第損曰今尺寸土皆  
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先人舊廬李建子訥居與宰相楊  
廣第訥叱曰一一一常恐失墜韓滉性節儉堂先无挾廩  
一為權貴優笑地耶常恐失墜第泗增補之滉徹去曰先  
君容焉吾等奉之安敢改作以傷一無所增廣  
儉德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刃壞故不請無所增廣李

昌黎賴家勲貴於室廬唯朝

# 潘安仁門居賦

岳讀汲黯

所處乃父時故院

傳至司馬安四至五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

嘆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於是覓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

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酣

酩酊伏鴈之費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之賦於是退而

閑居洛水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昔京沂伊南郊後市浮梁

黝以徑度巫臺葬而馬峙窺天文之秘奧究人事之終始爰定

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蘿遊鱗淺瀨蕙草敷披竹木

翁藹靈渠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棗

房陵朱仲之李華不畢植之桃表櫻胡之別柰曜丹白之色石

榴蒲萄之珍磊落漫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

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筭紫草薹荷依蔭

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柳垂陰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

# 頽鯉或宴于楊廷秀雪巢賦

天台林君景思之廬子以

林或禊于汜楊某復爲賦之其辭曰赤城兮霞外天台兮雲表有美兮先

生相宅兮木杪厭人寰兮喧卑薄巾門兮嚙秋鑿谷與渫蠶

偏小陟彼懸崖天紳之涯奇峯日拂枯松霄拂飛上萬仞之顛

旁无一寸之階我營我巢維條伊故命黃鸝而銜枝驅玄鵠而

曳柴斧辛夷以為柱刈山桂以為棟蘭橑桷其有文焉蓋爰其

不動將旁招樵夫明盡溪友以落之且有日其善頌矣夜半風

作頓撼林逋天駭地崿山跳海踝已而寂然四无人聲黯天黑

而月落忽入窓之夜明悅身墮於水谷羌刮骨其寒生窮猿曾

韓飢馬獨鳴先生夙興而視之但見千里一縞群山失碧翔玉

妃以萬卉飄天葩之六出皓之纘之藉之蓋朔雪十丈乾

沒吾巢而无人跡矣先生率酒酌曰巢成雪至雪與巢會玉瑤

我室式珠我解空无一埃點我勝槩繼自今爾仙客其勿迎匪

詩。其勿對廻搏冰澌。與雪汁飴。秉鬢於黑澗。大書其楣曰雪。  
巢標俗子。出諸大門之外。

詩集

蓬草

歸身

茅茨

寄

楊子宅

濟濟京城

一屋選

短椽

杜

內赫

二王

侯居冠蓋鷹四衛。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寂寞——門无卿。相與寥寥三空宇。內所講在玄虛。言論惟宣尼。醉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左思詠史謝公宅。  
青山日將暮  
竹裏无人聲  
他中有虛白  
荒庭衰草遍廢井  
蒼苔積唯有清風  
閑時一起泉石  
李白無車馬。結廬在山山氣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潛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以廣。取足于

鄰曲時二來抗言談。在昔

愛吾廬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予折。前人託吾亦——。旣耕亦旣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廻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陶潛

有此屋

書辛勤二十年以

1、廬此屋豈无華。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於。庭內无所谓。高樹八九株。有藤綏絡之。春華夏陰敷。東室坐見山。雲風相吹嘘。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西偏屋不多。槐榆翳虛山。鳥旦夕鳴有類。澗谷居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踈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爲。魏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爲基禪以相娛。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釣樞。又問誰與頻莫與。張樊如來過。亦無事。考評道精粗。躍二媚。率子。墻屏自有徒。以

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嗟我不脩飾事與庸人俱安能坐掩

掩

如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无迷惑初韓愈示子

掩

荆扉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一虛室絕塵想時  
復虛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无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

日已長我土日已橫嘗恐

對蓬廬

昔聞羊叔子茅屋在東

霜霰至麥落同草莽陶潛

前愧魏舒李德裕贈沈吏部

也相勉在懸輿常恐似伯玉瞻

簡書乃知軒冕客自與田園疎淡廿有遺恨精神何所如嗟予  
寃時用夙志在林間雖抱山水癖敢希仁智居清泉縛舍下脩  
竹簷庭除幽逕松蓋密小池蓮葉初從來有好鳥沂復躍儻魚  
少室映川陸鳴皋一一張何舊僚采予與吏部乃金門僚故

中一去三十年羈鳥亦舊林池魚田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  
田园方宅十餘畝草屋一一榆柳蔞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

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

無塵雜虛室有餘閑父在爨籠裏復得返自然陶潛

主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二朱門內房廊相對互前主  
爲將相得罪竄巴庸後主爲公卿寢疾歿其中連延

殃禍繼相鍾自從十年來不利土人翁風兩壤聲隙蛇鼠穿

牆墉人疑不敢貞日夜來相攻假使居古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

大借家可諭邦周秦宅崎嶇其毫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

夷宮寄詔家與國人凶

非宅凶白居易凶宅

起甲第

誰家起一一朱門大道邊

壘二七八堂棟宇相勾連一堂費百萬錢一起青煙洞房溫且

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虛且向坐卧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

樂欄攀枝摘夭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爲大官厨有  
臭敗肉庫有朽費錢誰能將我語問尔骨肉間豈无貧賤者忍  
不救飢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營菟裘无似老且見馬家宅今作廬城園白居易傷宅

## 營菟裘

病唯恐歸

田逢一日得引年九天還聽單爲廳二品祿俾尺百年期恩深  
倫骨髓感樞橫涕淚始——地來向灘水渭城隅取窮僻匠  
者窮求奇卜築悉由己軒牖亦隨宜外以庇風雨內以安妻兒  
燕雀莫群噪鷺鶴纔一枝因念古聖賢名爲千古垂何嘗居  
室儉爲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丘无立錐文終防世集景桓恥  
家爲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伊余具貟者適會承平時无休  
毗万務无才托四夷爲郡亦斷二芳心徒孜孜保身已天幸拊  
己宜自知開卷顏閭厚復懼來者嗤昂哉知止足清白猶可追  
相出世

## 心是空口

杏爲染桂爲柱何人堂室李開府碧砌紅軒色未乾去年身歿今移主高其牆大其門誰

昌吉

家第宅盧將軍素泥朱板光未減今歲官收別賜入開府之堂  
將軍宅未造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身是主人——  
更有愚夫念身後人雖甚長計非父窮奢極麗越規模付子傳  
孫令保守莫教門外過客聞扶掌廻頭笑殺君君不見馬家宅  
尚猶存宅門題作鳳城園君不見魏家宅屬他人詔贖賜  
遠五代孫儉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牆圍臣門白居易

## 可執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翫回擁賓從  
可執路旁拜揖何紛——莫言炙手——須臾火盡灰亦滅

莫言貧賤即可欺人生富貴自有時——朝天子賜顏色世上  
一悲——應始知崔顥少鄰並——關居草  
徑入荒樹巖洞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歸敝廬  
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賈島

北關休上書旱南山——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踐白

種茶嚴

孟浩然

種茶巖接紅霞馬灌稻泉生白石根蟠

洗花水

一一流

腹老翁頭似金海棠花底賤兒孫膝白

浣花水

水西頭主

人爲上林塘幽已知出廟少鹿事更有澄江銷客愁无数蜻蜓

齐上下一双鷓鴣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因須向山陰上小舟

杜朴

池草侵沙

古巷棘門誰舊宅早曾聞說屬官家更无居

壅雨樞小小初涸一榮華事歇多丁

朱慶餘發

翠

碑字依

荒猶聞耆舊說賢王林園一半爲他主山水虛言是故鄉戰戶

如立馬跡到日斜

朱慶餘發

舞樓櫺鴻汚雕梁柱天功業緣何事不得終身似

霍光皮日休題表

莫嫌地窄

林亭小莫厭貧家活計微大有高門鎖空宅主

人到了不曾歸

敢辭湫隘

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蠅牛猶有舍不如碩

鼠解藏身且求安

方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自居易履道居

半爲他主山水虛言是故鄉戰戶

但道吾廬心便足

一與嚮塵同上下居

開花含笑大

牽目淒涼入破明

鰥入一飯尚知恩

一舊識猶一在石无

情更不言樵叟和巢伐桃李

牧童兼草踏蘭蓀

盡觴笑詠隨風去

唯有聲

三蜀帝冕

方干題故人廢宅

木槿紅陰

當道朱門白晝局

高堂歌

晝

長寄生門下老人時洒掃舊時來客歎平生

楊

艷姐驕馬知何處獨有庭花春自榮

張文潛京師故宅

棟榆檻

予因卞氏故居改築新宅其廳事陋甚有柴氏廳

三間求售三百餘萬錢力不能致子遲曰因舊

舊而易其尤亦可乎孫若賢當歸公僉予愧其言從之作因舊

詩君不見林上鵲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見燕上燕

春深初作窠及夏雛已生我爲一區屋三年費經營紛二伐梧

楸日厭斧斤聲老境能幾何何日安餘齡

一言愧吾兒事忘魄

力爭青一易三一赤一換双一指顧行即具構築役已輕

鄭侯念子孫不處高閨閑吾今何人斯此則座右銘

竹

# 落荆扉

從官三十載故山几幾歸昔歸尚有屋再歸已傾

大接相彼東西隅三畝以爲基積塊與運甓實往而培瘠成茲

道旁空我橐中資堂室取即安牖戶適所宜嘉樹三四株當

窻發華姿馨花入懷袖似與遷從期我今六十老豈不知前非

骨相自不媚况後筋力微收此衰病身與汝長相依松楸幸在

望鄰曲不見遺葛巾隨里杜

# 窮響灑澑

嘉祐壬寅歲新巢

庶以保期頤

洪玉父迂居

里更近帝王宮檻仰端門峻軒迎兩觀旌

虛臺

迥繫

伊嵩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

腹心裏盤花淵藪中老來歡不已端節歎何窮嘯傲眞侶經

營荷府公舟誠徒自寫匪報自恩隆

聞見錄邵康節謝王共辰

# 園占林泉

重謝諸公爲買園買一城東

七千來步

寧出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閑客道撫坊中舊散仙洛浦清風  
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離倒戴芰荷畔談麈輕搖柳邊  
陌敵銅駝花欄漫隣邊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尚猶可紅日已  
高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无權敢於世上明開  
眼會向人間別有天盡送光陰帰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  
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天筆似椽今宅契司馬溫公之名園契富  
鄭公戶名庄契王郎中戶

# 全勝賀監家

賜監

名康節初不改也同前

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常開七七花門外有田聊伏臚望  
中无處不烟霞却慙下客非摩詰无畫无詩可得誇周子亦訪  
楊少

# 來臨處士家

相國

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館

監

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無論藏去處，  
傳詣厥拈向田夫野老誇。

楊廷秀和謝

## 居屏山下

俯仰三十秋，終焉村墟近。未愜心期幽，聞西山。  
南深谷，開平曠。茆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頗淳厚。曠土非  
難求，誓捐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  
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明來即共摧。客去成孤游，靜有山水樂。而  
无身世憂，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修，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朱元晦卜居

**先廬** 風雨荒舊宅去鄉三十年 **坡** 風雨傾舊廬  
江湖渺故國，喬木依然擁舊廬。局上

##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二

予性頗愛書，一書未有必發囊市之癖。  
於故志未伸，群書無由悉備。凡所有者，  
未過薄於自奉。耳聞有先世所遺，不復  
遺十不一二。凡我子孫宜珍惜。宝愛以  
承厥志。苟不思得之，之難。輕視泛借以  
致狼籍，散失不孝之罪莫大焉。至於借  
區強盜之徒，不仁不義之甚者矣。予  
故著之簡端，使借者守者惕然知鑒云。  
大家宰從孫句容曹濱文漢達識

古今令璧事類備要卷之十五

周易

宮室門

門戶

宣義

夫門之設所以限內外通往來幾出入而時啓閉者也故高其閭闈固其扃鑰謹其管鑰閂鍵必密樞機必周棖闌必牢關一而不可也在國曰公門在軍曰壁門在民亦莫不各自私立門戶茲祿之家朱門貧賤之家草門衡門此其大槩也惟君子之於是門也由必以礼行必以義將入戶也視則必下將出門也如見大賓立不中門爲近中而尊也行不履闔爲近上而高也外有二屢言聞則入不掩人之私也戶開亦關戶闔亦闔不以後來變先也有後入者闔而勿遂示不以已拒人也凡與客入每門必遜示不以己先人也凡一企踵一動客之間无不率由於斯道而況於

公卿之門而况於王侯之門而况於天子之門哉彼有躋閣以始禍旅植以僭禮斬闕以出奔超乘以示勇者何足知此

事類

乾闢

闔戶謂之坤易係

艮爲易說卦

門闢

鼓用牲

于社于廟先肝

孟春之月云云其祀戶祭先脾孟秋之月云云其祀門記月

崔銜書

有赤丹止

蛇闢死

內與外蛇

蛇王居門

太史闔月詔終月

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位唯闔月无

所居居於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闔禮春官

君入門

禮介拂闌大夫中

門近中爲

作銅戶

吳王闔閭畏王僚之子慶忌

石室以備之列士傳

草白六帖

在門

謂之闔禮春官

植塞

門管仲亦

語

免胄而下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

超乘者三百人

王城之

北門胄櫨鎗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晉二大夫故左右下御不下左僖三十三年

晉二大夫相與

一人在外曰蹕

公羊傳宣十七年

閭富道門閉一扇一人在內

與衛門材

齊侯使公管鑰也

曹門材注門材使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先立門戶

左閭二人使我入其北門之管

僖三十二遇孔氏門子擊磬於衛有荷蕡

式千木閭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以其僕曰君胡式曰呂氏春秋賢者也吾安敢不式

人使我入其北門之管

之言者許行文公曰聞君行踵門而告

神農公孫丑聖人之政願爲聖人

孟懿文公上

閉門不納問曰不

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湫柳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生子

不高其戶

春秋後語

使人開戶

燕王在明光宮欲入所卧處三戶盡閉

二十一年不入得王充論衡

待子而大

呂不韋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

也吾門

史本傳

有使者出

衛蒯聵入輒出奔季子將入遇子

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子不知

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无入爲也季子曰吾姑

焉而逃其難猶不能利其祿必救其患

乃入曰太子

無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无勇若燔臺半必舍孔

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驪敵子路以戈擊之

# 令容駟馬

斷纓子路請纓而死孔埋丘莊公左哀十五

于定國父子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

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至

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

封侯世傳云漢本傳

# 令容高車

後孔融告高密縣特

公鄉曰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无駟牡之路可開廣門衢

號曰通德門

# 門可曳裾

鄒陽諫吳王曰節固陋之心門可張羅

崔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

廢外雀前當谷馬車

晉陳頤父訢立宅起門曰使訴笑從之後

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欲容

藩旗晉王濬當起宅開門

宗黨禁之仕至梁州刺史

欲容幡旗前路人或謂之太過

濬曰吾欲使客長戰衆咸笑之

濬曰陳勝有

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夢三刀

益州刺史

# 閉戶讀

# 書

孫敬1月日掃軌

劉勝

无所干杜密傳

隘不容車

太平

公主假万年縣爲婚館閉隘

上

能翟有司發垣以入孔帖

隘爲買地

張志和染室越

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以

門大其闕同上

五不復入

田顧已平馮弘鐸至

斂爲屬州行密不許顧始怒將

還指府門曰此孔帖

賊不能入

高固爲渾城童

在奉天固仍從臧賊突入東雍門固引銃士長刀

殺賊數十人曳車塞闕

封渤海郡王

天子書

李林甫改右相或帝不朝

明

田游巖見

羣司走門

李林甫改右相或帝不朝

門

宅門注

車馬墳

五陳子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異當權每休暇———有田英好危言忤權右嘗指異門耳

曰此中輜遠能不至者大小王東陽杜來有簿姚班書其前出耳小東陽即承幼弟也爲東陽太守杜來有簿姚班書其前出

東宮門閣——皆——籍殿下時有所湏惟門司

宣令姦僞乘之並請內即畫署裏免訴謬孔帖

出入有

籍

司門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門閥——之

凡闈遺之物

籍凡一召者降墨敕勘銅魚木然後入監門校尉廵日送平安凡奏事遣官送之晝題時

晨昏擊鼓

城門郎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闔

之節奉其營鑰而出納之開則先外而後內闔則先內而後外所以重內禁尊帝居也候其——之節而啓閉之

唐六典

多出其門

劉晏任賊父勢輒宰相要官華使——

唐大曆中楊綰

爲相德望日崇天下門當列戟

韓湜——以父時

雅正之士——門當列戟第門不忍壞乃不請

門植六闕

楊公孝著三代表

門若市然玄宗貴妃楊氏四方獻餉

結納——門如湯沸

李義府母妻諸子賣關門著書

陸羽

塞門示尊

常袞同平章事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遇舍人院咨逮政事至袞乃——之以示尊大

並孔帖

摯虞門銘

人謀鬼謀道在則尊

韓愈剥啄行

剥剥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欲不出納以堙其源空堂幽幽有桔有莞門以兩板叢書於間窅窅深塹其墉若完彼寧可隣此不可于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耳其口益審我爲子謀有萬其全

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爲波瀾雖不開口雖不開闢

变化咀嚼有鬼有神今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汝无復云

往追不及

## 韓愈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龍西公

來不有年

## 韓愈水門記

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

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龢會闔郭溢郛旣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噭噭劫衆阻兵憚憚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龍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革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井肅井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閨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

碑另一王

王

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龍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龍西公是宣河之法法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

## 柳宗元北門記

賢者之與而愚者之廢廢作之所始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

非恆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恥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義視其城塞北鑿他雉以出問之其明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餉饋者欲廻其途故塞之導曰是非恥且誣其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群吏群吏叶厭謀上于天府大府以前邑人便焉謹葬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用賢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爲之

記云

朝叩

兒門

富書睡

敲門驚一一問

蒼岑踈山

秋門

李

輕縠簾

雕玉神簾上

一

賀到洛

輕縠簾

虛明

李賀

綠槐夾

植潘岳

碧柳垂

門垂一一似

窮乃叩

途一一出復入

作

窮乃叩

途一一出復入

門一一門兩脚但

如舊

杜九日詩參參

高議排

幾時一一金門各

軍將

扣日高丈五睡正濃

一剥剥至

一一啄啄

丁丁啄

丁丁啄

一一門如叫

門如叫

排雲一一開閭闔

九天宮殿一一

杜

杜

黃團繫

一一門衡

注黃團瓜蔓

一一開閭闔

一一注閭闔天門

杜

杜

無卿相與寂寂楊子宅

門一一左太冲

多長者車

門一一杜

門一一杜

穆穆無凶

樞動本爲榮辱主長因外戶細推尋乾坤出入

當古道自高深九成載舜蕭韶奏

一一合在今龍易期詠門



